

暮悲邸 - 鬼屋驚魂 外傳四：死路 (Dead End)

原作：Mira Grant

譯者：南極熊

黎明悄悄破曉，較小的太陽孤獨地從天空的西方升起，盡其所能地驅散那永存的陰暗感。更大的太陽已經消失了好幾個月了，被那個從城市中發芽的……可怕東西……給吞沒了。根據那些已經設法逃離出城市管轄範圍的人所說，它最初只是一棟房子，是和其他房子一樣簡單的非自然物。它有牆壁、天花板、窗戶和屋頂。也許它仍只是一棟房子，是位於已經變成由混亂的觸手和各種凸起物所組成的噩夢之中。也許它依然保留了所有那些結構，任何城裏的人看到都會稱之為「房子」的特徵。但如果當初還是那樣的話，那現在的宅邸已看不出那些東西了。

哦，宅邸有很多個窗戶，玻璃製的眼睛沿著它大部分的牆面或打開或關閉著，似乎在觀察著在自然世界裏剩餘的少數保護地區。它還有牆壁，但牆壁不就是放在兩物之間，用來將其隔離開的東西嗎？因此皮膚也可算是一種牆壁，如果從不同的角度來說的話。

舍瓦菟站在一棵高大、古老且夢幻的山毛櫸樹的中上段樹幹上，仔細數著將小太陽的蒼白光芒反射向周遭區域的窗戶數量。宅邸毫無動靜，靜靜地、充滿威脅地看著她。沒有人看過它動過。這就是看守者的必要性。他們在夜間看不到這座龐大的建築物，即使是信號火焰也沒辦法從各個角度看到它，但是在白天，他們可以用交換觀察點和瞭望塔的方式，也可以睜大眼睛盯著，並且他們可以利用細數宅邸表皮上的窗戶數量，用它們來猜測它在白天的光線下可能會移向哪個方向。

一切發生的是如此之快，就僅僅在幾年前而已，當這一切開始時，羅特魯森林的精靈們將其視為是一種城市本身的疾病，只為城市而生，並因為其對周遭的自然環境所造成的罪行而吞噬著城市。所以理所當然地，他們在邊境所觀察到的那個不斷膨脹的恐怖在吞噬了其製造者之後就應該會停止了，它理所當然的不會接近這些古老且盤根錯節的樹林群。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它的表現完全符合他們的預期。在它吞沒了城市之後，開始向外延伸，沿著公路、鐵路及高速公路去到了更加豐富的覓食地。住在其他森林的精靈們在宅邸第一次出現在他們的領土上時都送來了消息，當它覆蓋過山脈，吞噬掉海洋時。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警告羅特魯森林的精靈們——「你們並不安全。」宅邸要來了。

一個接著一個，這些警告逐漸減少到停止了，它們的使者們從天空中消失了，發送出去的訊息都沒有得到回應。羅特魯森林的精靈們很有可能是最後一批生活在宅邸的牆壁之外的精靈群了。這個想法真是可怖，讓舍瓦菟一時感到猶豫不決，幾乎一時沒數清到底有多少扇窗戶。他們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後僅存的精靈們了……這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恐怖，一個可怕到無法想像的想法。

但她必須要忍耐，他們都必須忍受著。如果他們真的是自然世界之中所僅存的，那麼他們就要昂首挺胸，牢記住生命在最後終會勝利的。死亡和腐爛是原本自然就會發生的事情，而新的生命將會由此開始。只要他們能堅持住自然的生命循環，宅邸就無法擊敗他們。

這場舍瓦菟只能認定為圍攻的行為已經歷時一年了，宅邸向著天空延伸出一座又高又可怕的塔，這是一座細長、全是玻璃面的東西，長比任何的樹木都還要高，直到刺穿了雲層。在塔樓的上面

有一扇巨大窗戶打開著，大到從地面上都可以看得到，然後只見它猛然地關上，較大的那個太陽就消失不見了。就只剩下較小的太陽仍在獨自照耀著，完全違背了一開始既定的模樣。

宅邸是一個不斷改變著、千變萬化的實體。在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大太陽的光仍能透過塔的牆面照射出來，直到塔頂逐漸被拉得離地面越來越近，吸收入了巨大宅邸的面積之中。直到終於最後的一天，那座高塔完全消失了，而大太陽的光芒也跟著消失了，只剩下永恆的黑暗籠罩著他們。

就是在那一天，那座城市裏僅存的最後一批難民抵達到森林。他們身上傷痕累累，一瘸一拐地躲進了安全的樹林裏，懷裡緊緊地抓著他們設法救下的少量財產。氏族的領導者有在現場迎接他們，並解釋了庇護所的規則條款。

「無論這是什麼災難，這都是城市人自己造成的。」國王說道，他那曾經洪亮的聲音因為數個月以來的恐懼和貧困而變得空洞且蒼白。沒有了大太陽的陽光，農作物就無法生長，森林裡的獵物也會越來越缺乏食物，也越來越難捕捉。各種的資源越來越稀少，連國王自己都只在最弱勢的群體食用過後才開始進食。「不許有機器，不許有你們那些自己為是的創造物。它們不允許出現在我們的樹林範圍內。」

一些難民進行了抗議，希望能像往常一樣。他們喜歡長期以來的舒適感和這些他們創造力的證明，他們喜歡能自我感覺比周圍的世界還要優良。真是的，也不看看他們所謂的「愛」都帶來了些什麼。國王一如既往地堅守著他的立場，到了最後，只有少數的人選擇冒著被宅邸吞掉的風險，而不是將他們的玩具遺留在森林的邊緣。其餘的人都放棄了他們的禁忌機器，加入了生活在這片逐漸褪去的綠色之中的精靈們。從他們身上，我們學到了很多關於宅邸的事情，因為他們是在這個狩獵場中生存時間最長久的一族。

它吞噬了周圍的全部世界，就像真菌吞噬掉一顆成熟的果實一樣，先是蔓延到表面皮膚上，然後逐漸侵蝕到更深處，直到原來的形態都已蕩然無存為止。它的重點入侵都是帶著有詭異感的建築要素的——一扇門出現在不應該有門的地方、一扇纏在樹枝上的窗框、沒有牆壁的底板。但這些宅邸的定點會開始在它們的周圍生長出房間來，而任何被它所包圍住的東西，即為它所擁有的。

其他的跡象則相對沒那麼明顯，但帶著同樣的危險程度。在中午時分飛舞的飛蛾，錦緞般的翅膀上有著雪花般精緻的花紋。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無人監督的人類孩子，玩著跳繩和拍手遊戲，他們嘴裏唱出的口號充滿了邪惡的殘忍字語。難民們表示，這些孩子們是最危險糟糕的跡象。因為一旦你看到孩子們，就表示宅邸幾乎已經就在你身邊了，就像一條會用誘餌的毒蛇，無法抗拒向已經被纏住的獵物展現出它所用的餌一樣。

舍瓦菟數完後，發現窗戶的數量與前一天傍晚相同，只是更集中在北面。她然後開始向著地面移動，輕鬆地從一根樹枝落到另一根樹枝上。羅特魯森林可能是世界上最後一片仍保有自由的森林，但它依然是一片美麗的森林。樹木總是阻擋住大部分的光線，在下方生長著的植物早已習慣在黑暗之中生長，在陰影籠罩下開花結果。狩獵的次數可能稀疏到屈指可數的程度，但也還仍是足夠的，他們的德魯伊會確保這一點。森林會提供一切，就像它一直以來的那樣，而宅邸，在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可以索取之後，肯定會枯萎到消失只剩下了痛苦的記憶。

當她來到距離森林地面還剩下幾根樹枝的高度時，她聽到了一陣有節奏、陌生的拍掌聲。她脖子後面的汗毛都因此豎了起來，手臂上的肉也繃緊起來，變成了不舒服的腫塊。她身體顫抖著，開

始朝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速度比之前任何時間都要慢。她是羅特魯森林的戰士，她對她的氏族有責任。

低頭定睛一看，她看到圍成一個小圈子的人類孩子，總共有五個。全部都穿著夏季的服裝，這衣服對於現在的寒冷溫度來說太輕薄了。他們的臉上露出嚴肅專注的表情，每個人都用兩隻手掌在身旁的手掌上拍打出複雜的順序與節奏。

「敲，敲，敲在那扇隱藏的門上——
它不再隱藏了。
它帶走了受害者，兩個，三個，四個。
你無法逃脫那扇隱藏的門。」

敲，敲，敲在那飢餓的門上。
逃跑已經是沒有意義的。
您將了解它所預留的內容
在你打開了飢餓的門之後……」

是孩子們。舍瓦菟渾身冰冷，恐懼感幾乎變成了是實體的東西。如果孩子們在這裡，那麼宅邸就已經在森林裏了。他們一定遺漏了一些事情。是每日的看守，或者是邊境的巡邏，一定有錯過了某些東西。

舍瓦菟抓住最近的樹枝，將自己擺盪到樹上更高的位置上，然後拔腿在樹林中跑跳，選擇了速度而不再是潛藏。折斷的樹枝和沙沙作響的樹葉標示著她正向著羅特魯森林的中心方向前進，直到她從樹上跳下落在長老們的圈子外邊，立即恭敬地蹲下，一隻膝蓋壓在依然善良正直的土地上，另一只膝蓋為她的額頭提供了休息之處。她向森林發出祈求，只求希望森林能夠保護她。

「舍瓦菟？」國王的聲音充滿不確定和不安感。「你向我鞠躬嗎？女兒，發生了什麼事？」

「宅邸。」她抬起頭來。「宅邸就在森林裏。我看到孩子們，在靠近西部樹林的邊緣線旁的一塊空地上玩拍手游戲。我們錯過了一些東西，宅邸就在這裡。」

「宅邸永遠都不敢。」他說道，伸出手把她從地上拉了起來。「我們深受樹林的喜愛，宅邸的城市種子不會被帶到這麼深的地方來。」

「我們錯過了一些東西，」她堅持著說道。「宅邸在這裡。」

「平靜，孩子，平靜些。」他嘆了口氣。「我們會等其他斥候回來，看看他們之中有多少人見到宅邸。」

「但是陛下——」

「我們等等。」



他拉著她，把她帶進到圈子裏，她坐在那裡，悶悶不樂的，因為她知道自己已經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她確信自己看到了什麼，卻得到了無所謂的回報。在她周圍糾結在一起的灌木叢似乎在此時突然充滿了她無法解釋的形狀——門的輪廓，四角銳利的窗戶形狀。她顫抖著，用雙臂抱緊住自己，並移開了視線。

其他斥候一一返回，他們都沒有見到像她報告過的那些東西。當他們聚集在一起時，所有人都明顯地表現出緊張、畏縮，不住地向後看且摩擦著手臂，就像在驅趕寒冷一般。一名年輕的獵人在舍瓦菟附近停了下來，她向他傾身問道，「你確定你沒有看到任何東西嗎？」

他瞪著月亮般大的眼睛看著她，然後像是受驚的小馬般趕緊走開，去和其他人站在一起。

國王朝她走去，臉上露出遺憾的表情。「舍瓦菟……」

「我知道我看到了什麼！」她說話時站了起來，彷彿挺直的身高會為她帶來權威一樣。「宅邸在這裡了！」

「宅邸永遠不會來在這裡，」他說道。「我們有堅固的樹木們來保護我們，我們的樹枝下沒有城市的污染。冷靜一下，以免你說出的噩夢變成了現實。」

看來在這裡也不會得到任何的理解。舍瓦菟握緊拳頭，轉過臉去，以免她再次地不尊重她的國王，讓自己更加地蒙羞。

白天的偵察兵都還在各自的崗位上，黎明的斥候全部都被召回了。當他們開始報告當天晚上的情況時，她早溜走進入了雜亂的灌木叢中。她知道自己看到了什麼，她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但沒有人願意聽。

她徘徊了一會兒，便又看到了他們。又是一圈無人看管的人類孩子，他們的臉轉向穿透過樹林的昏暗陽光，閉著眼睛，雙手拍得快到都成了模糊的影子。

「隔壁曾經有過一棟房子。
但那裡已經沒有房子了。
暮悲邸不再安靜，伸出了手，
它跟隨著恐懼，跟隨著懷疑。
它把房子、釘子和所有東西都吃掉了。
它吃掉了窗戶和牆壁。
它吞噬了屋頂——當它吞噬完時，
它露出了牙齒，把我也吃掉了。
很快的這宅邸也會吞掉——你。」

剛說完最後一個字，他們便齊齊睜開眼睛，沉默地轉向站在樹林中的舍瓦菟。她趕緊迴避開，然後轉過身就跑，背後的掌聲再次響起。

她回到長老們的圈子裏，發現那裡是一片寂靜，獵人們和國王閉著眼睛頹然地坐著，飛蛾落在他們的頭髮上。她跑向國王，瘋狂地拍趕著飛蛾，直到它們消失為止，國王抓住她的手臂，抬起了頭。

「舍瓦菟？」他問道，聽起來很困惑。「這是什麼——？」

「宅邸已經在這裡了。」她說道，聽天由命的感覺讓她感到窒息。她指著周圍一動不動的獵人，飛蛾仍然停在他們的頭髮上。「太晚了，我們曾經是世界上最後僅存的森林，但我們也輸了，羅特魯森林已經淪陷了。」

國王坐直起身子，將她轉過身，讓她背對著他的胸口，然後用雙臂摟住她的腰，將她緊緊地抱在懷裏，從他們周圍的樹木中開始生長出帶著精緻銀色的木頭編織在一起形成一個類似尖頂的東西，藤蔓之間的空隙已經開始被玻璃板給填滿。宅邸正在建造一間橘園，而裏面則住著最後一批精靈。透過玻璃的陽光會創造出一個永久的人造夏天，冬天將永遠不會到來。自然的循環被打破了，所以世界輸了，是宅邸贏了。

牆壁變得更加堅固，玻璃也變厚了。而羅特魯森林的精靈也加入了其他求生者的行列，將在宅邸的圍牆內爭先恐後地生存著，而宅邸就是世界，而世界則被掌握在那些大廳、那些房間裏，就像握在一隻殘酷而緊握的手裏面一樣。

宅邸將較小的太陽給吞食掉的那天根本沒有人注意到。

因為外面已經沒有人會看到了。

原文連結：[Duskmourn: House of Horror | Dead End](#)